

/ 四川近现代书法艺术极简史 /

1852年，有“晚清书法第一人”之誉的何绍基入蜀，为四川书法带来了全新风气，可谓是四川近代书法史的开端。

凝，朴茂多姿，盖从北魏中出，虽为文章所掩，然极堪宝玩也。”

南皮张之洞(1837—1909)，虽不以书法闻名，但其在四川任学政时，刊行《书目答问》以教士子。书中把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列为学习书法的必读书，成了传播碑学的主要推手。

嘉鱼刘心源(1848—1915)，先后任四川夔州知府、成都知府，毕生研究金石文字，书法尤以新体魏碑见长。

桐城方旭(1851—1936)，清末督学四川，民国后隐于成都，为“五老七贤”之一。善书工画，书法从唐入手，上追二王，敦厚平和。

华阳顾印愚(1855—1913)，为张之洞入室弟子，人称“斗方名士”。法在大令、登善、元章之间，信手挥洒，自然疏秀，汪辟疆评论说：“萧散多姿，可称能品。”

这一时期四川书法，虽有顾复初、方旭、顾印愚等以帖学为主要根基的书法家，但整个书坛风气的主流则是“尊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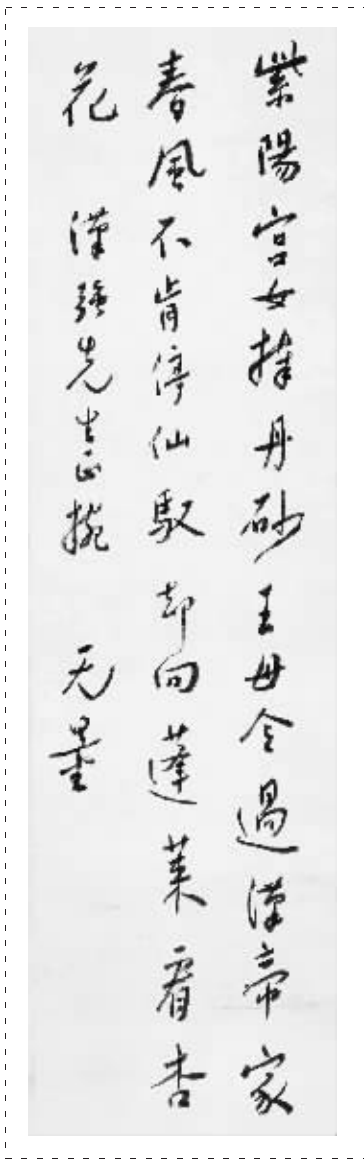
变法 第二个时期
自1898年至1949年

1898年，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“戊戌变法”，这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戊戌六君子，杨锐、刘光第皆是川产，岂偶然哉。四川书法在此阶段的关键词，也是“变法”二字。这里所说的“变法”，是指书法写作的方式——不再是“古法”，不再是传统的文人余事，而变得更为自觉，更加艺术。曾留学日本的李叔同说：“朽人于写字时，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，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。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、笔法、笔力、结构、神韵，乃至某碑、某帖之派，皆一致屏除，决不用心揣摩。故朽人所写之字，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。”蜀中书家如赵熙、颜楷、谢无量、刘孟伉等，不一定有李叔同这样明确的书法艺术创作意识，但这个时期他们的书法写作，和何绍基、张之洞那一代人，的确有了非常大的不同。

荣县赵熙(1867—1948)，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，光绪二十年，应保和殿大考，名列一等，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。“戊戌政变”之先，赵熙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，久已倾心于新政理想，与杨锐、刘光第交谊甚笃。赵熙

尊碑 变法 蛰伏

□王家葵(书法评论家、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)



谢无量书法作品

的诗歌、辞章、书法，皆噪名于当时。他的书法由颜入手，中年得力于欧阳父子，晚岁更上溯六朝，浸淫于南北碑版中。北碑之《张猛龙》《董美人》，南碑之《爨龙颜》《瘞鹤铭》，均攻之甚力。转益多师，博涉多优。所作“峻整栗密，而又气骨森张，近百年间，罕有与并”。

华阳颜楷(1877—1927)，建威将军后裔，世代饕饕，十六岁入南学(京城贵族子弟学校)，颇受俞同龢的器重。后又从王闿运

学，1902年中举，1904年中进士，1905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。辛亥鼎革之后，不问政事，一心侯佛，曾任四川佛教会副会长。其书法受俞同龢影响较大，名满蜀中。遗墨甚多，今成都人民公园内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”(北面)犹存。

乐至谢无量(1884—1964)，民国初期在孙中山大本营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。1949年后，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央文史馆副馆长。在学术、诗文、书法方面都允为一代大家。其书法一度被称为“孩儿体”，继承了晋帖的气韵生动和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质朴自然，出以闲逸，而又骨健神清。

云阳刘孟伉(1894—1969)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早年川东游击队领导人。1959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。早年学《郑文公碑》，而后用功既久且博并深得精髓的是欧、颜及汉碑。隶书苍劲深雅，凝重峻拔，是其草刚健雄浑，如铁铸玉成，皆显示其刚毅倔强的性格。

内江张大千(1899—1983)，书法初师李瑞清和曾熙，自云：“居上海，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，临川李夫子梅庵，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，六朝三唐碑刻。”在李、曾的基础上，张大千转学多师，参以宋人黄庭坚的笔势，用笔跳荡灵动，神采清隽奇肆，形成了独具面目和个性的书体。

这一时期的四川书法名家还有中江王乃微，书法长于北碑，辛亥革命后隐于中江鬲宇。内江公孙长子，师法龙门二十品，以碑体、飞白及双钩名世。内江余燮阳，平生寝馈二王，早年习北碑，榜书凝重浑厚。荣县但懋辛，楷法平原，长于榜书。名山吴之英，好用浓墨，善于结字，书法结构奇异，别开生面。广安蒲伯英，各体兼善，尤长于行书。双流刘咸荣，行书墨染笔健。巴县向楚，行书点画平实，意态轻松。华阳林思进，行笔洒脱，点画生动，不失雅意而自成面目。华阳余舒，深得唐碑精髓，工楷书和草书。华阳乔大壮，长于楷书，亦善篆刻。富顺郑涌先，所作章草，苍劲雄浑，气魄宏大。广汉冯灌父，初宗二王，后潜心苏米，苍劲挺拔。成都伍瘦梅，喜篆隶，篆书类秦诏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抗战时期，陪都重庆和后方城市成都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，书法的写作、展览、研究、交流，也颇为频

繁。在抗战时期流寓巴蜀的著名书家有：于右任、沈尹默、马一浮、潘伯鹰、丰子恺、沈子善、谭延闿、游寿、祝嘉、徐悲鸿、吕凤子、胡小石、台静农，等等。他们流寓巴蜀时的作品，也是四川近现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自“戊戌变法”后至1949年，半个世纪中，国事鱼烂，生灵涂炭。但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书法呈现出名家辈出、名作迭现的繁荣局面。

蛰伏 第三个时期
自1949年至1979年

这段时期是“改革开放”前的三十年，特别是十年“文革”，书法这门艺术形式，在狂飙猛进的社会主义实践中，也只剩下刷标语、写大字报之类的作用。不过，“潜龙在渊”，书法家们也未尝一日忘情于书写。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，簞食瓢饮，将生命寄托于书法。同时，在地下“蛰伏”状态中，向年轻一代传承书法等传统文化，灯灯相照，薪火不绝。

郫县余中英(1899—1983)，早年曾任军政职务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始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。书法绘画分别得赵熙、齐白石指授，晚年尤爱章草，每用废报纸临摹，运笔如飞，引以为乐。先后向他拜师学者书者数十人，皆得其悉心教授。仁寿冯建吴(1910—1989)，早岁赴上海求学于昌明艺专，为吴硕再传弟子，后返川教授书画。书法得吴派真传，以篆隶见长，熔铸北朝书风和汉碑汉简为一体，雄强刚健、磅礴朴茂。

荣昌陈子庄(1913—1976)，自幼习画，早年在成都等地卖画，受齐白石、黄宾虹启发。中年生活坎坷，三餐难继，仍写字作画不辍。

这一时期的四川名家还有：双流刘东父、成都施孝长，皆擅长行书和小楷。成都王砥如，师法欧阳询，堪称精熟。江安黄雅荃，女中才子，行草遒劲秀美，喜作篆隶。成都丁季和，早年就取新闻界，其行草飘逸。成都徐无闻，研究文字学，尤长甲骨文，集中山王器铭文书法别开生面。

这些老先生的入室弟子们皆能传其所学。如何应辉传施孝长、陈滯冬传陈子庄、张景岳传余中英、谢季筠传丁季和等。1979年后，文化复苏，老先生们的书法重新焕发出艺术光彩。他们的弟子成为了当代四川乃至全国书法界的中坚力量。

独家 连载

古蜀国密码

网络科幻小说

月斜影清 著

连载

29

当即就被刺穿了咽喉，他怪叫一声，凶性大发，“你这小妞好不识趣，我放你一马，你倒下杀手……那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……”

一怒之下，再不留情，狼牙棒兜头就往鬼风初蕾身上砸去，鬼风初蕾险险避开，小狼王又要一棒砸去，只听得有人惊呼：“失火啦……失火啦……”

他急忙跳开，但见夜色下，浓烟滚滚，大大小小几十座帐篷都起火了，尤其是居中的那座王的帐篷，火势更是冲天而起。他再也顾不得鬼风初蕾，提着狼牙棒就往回跑。其余的狼少年也立即舍弃了委蛇，跟他一起冲过去。火海已经蔓延开去，受惊的马牛羊疯狂乱窜，牧羊人要去追赶也已经来不及了，而帐篷里的男男女女则拼命逃窜，互相践踏，一时间，只听得惨呼声此起彼伏，也不知黑夜里来了多少敌人。

但见一批劲装的黑衣人，皆手持明晃晃的砍刀，见到白狼国的男女便疯狂砍杀。训练有素的狼男们迅速成阵，可是，他们实在是喝得太多了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战斗力大为减弱，饶是如此，他们迎着敌人，也打起精神，一时间，双方杀得难解难分，竟然不落下风。

小狼王挥舞狼牙棒，所过之处，敌人应声倒地，很快，便扭转了战局。鬼风初蕾也不得不暗赞一声，这白狼国的战斗力不可小觑，尤其这什么小狼王，可见之前和自己厮杀时，根本就用尽全力。忽然，天空中一阵嘶鸣，但见一大片黑压压的猛禽当头笼罩，几乎令整个天空变得漆黑一团。洞箫声里，鸾凤的翅膀闪动，只听得一个声音在半空中哈哈大笑：“小狼王，乖乖投降吧，否则，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”

小狼王破口大骂：“哪里来的狂徒？今天谁死还不一定呢。”

“小狼王，你听好了，我乃大夏战神大费！上个月，你偷袭我大夏边境，掳走大批牛羊百姓，今晚，我定当让你白狼国不存一个活口……”

月余之前，小狼王率众突袭大夏边境，掳走无数牛羊人口，取得极大胜利。但是，他迫于大禹王的威名，侥幸得手却不敢停留，千里奔走，回到自己的老巢。却不料，大

费居然率军追来，而且杀他个猝手不及！

大费得意洋洋：“我正好率军回阳城，便顺道拿下你这只骚臭的白狼王，据说今晚是你小狼王的成亲之日，可惜啊，你将再也等不到你的新娘子了……”

鬼风初蕾这才明白，敢情今晚白狼国大摆筵席，篝火熊熊，原来是白狼王的婚礼盛宴。难怪他的虎皮裙上别着一朵大红花。

小狼王气急败坏：“你们把本王的新娘子怎么样了？”

一声哀鸣，但见远处停着一辆战车，战车上，两名劲装士兵挟着一个身着喜服的少女，尽管月色下看不清容貌，也能大致看出她身姿窈窕，十分高挑，显然是一等一的美人。

小狼王大叫：“快放了她！”
“放了她？嘿嘿，你想得倒美！据说，这新娘子是你们白狼国最美的女人，我们可是要把这战利品带回去献给大禹王的……”

小狼王气急败坏，举着狼牙棒就向大费打去。战争的本质，便在于掠夺敌人的财宝，把敌人的妻女抱在怀里取乐，更何况，在来之前，大家已经听说白狼国美女如云，一个个皮肤白皙，金发蓝眼，远非中原女子可比。偷袭之前，大家在暗处已经亲眼目睹来来回回的美女，早已心魄动荡，又听得大费这么一动员，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，战斗值瞬间提升了几个档次，竟然杀得白狼国众人节节败退。

鬼风初蕾躲在暗处，大气也不敢出，这个大费，竟然无孔不入，又杀到白狼国来了。可是，崩山洪水之后，他明明早就该逃回阳城了，为什么听他口气，他根本没回阳城，一直在外面作战？莫非大夏又发生了什么变故？鸾凤飞起，大费居高临下，声音更是得意：“灭了白狼国，本将军再添战功一件，在万国大会上，就再也没有人比得上本将军了……”原来，这厮真的从崩山逃命后就没回阳城，也不知去哪里躲了一段时间，竟然又率军来偷袭白狼国。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：
鬼风初蕾气得半死，再也无法逃窜。

芙蓉秋梦

著名文化人记忆中的老成都

流沙河 著

09

1934年11月，刘湘终于取代刘文辉统一四川，结束防区制，任四川省主席。这两叔侄日后结局迥异。幺叔虽败，从此韬光养晦，总算又当了西康省主席，仍割据一方。又贩卖鸦片养军队，蒋介石也拿他没法。且与延安搭上关系，电台暗通。最后见机而作，宣布起义，荣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长，优游颐养，上寿善终。他的爱将匪头子石肇武，二刘之战另投新主，仍当旅长，安居鼓楼南街豪宅。由于匪性难改，绑架奸污民女，被判砍头之刑。成都人添一条歇后语：石肇武的脑壳——宰了。石宅后来是市政府所在，园苑台榭依然，令人想起其人生前种种作恶，也就难免“骨朽人间骂未消”了。至于刘湘老任，胜是胜了，不几年就病死在武汉了，与尸而返。家属和老部下大修墓园，葬在刘皇叔的近侧，以续其生前之大梦，最后被红卫兵掘墓毁尸。昔年盐市口广场上高耸铜像，无非又添一条歇后语：盐市口的铜人——流相(刘湘)。流指下流，骂人用之。比较叔侄二人，总想起《庄子》上的泥龟与牺牛寓言，悟到所谓得失荣辱，还应及时眼光看才是。

若用历史眼光比较古今，审视以二刘为首的一伙四川军阀，其争斗之凶残，其捭阖之奸险，其见识之浅陋，其兴亡之迅速，极似晚唐前蜀王建为首的一帮枭雄。予闲读《蜀梹杌》，发现其极似处，惊叹不已。那帮枭雄也算是“老成都”的过客。观今不妨鉴古，请出来看看吧。

话说晚唐政治腐败，宦官弄权，民不聊生，黄巢造反，天子出逃，全国大乱。各级政权崩解，大小官员星散。此时下层民众中的穴虎潭龙，正好翻身放野，腾体飞天。咱们这些武棒槌儿，被尔等峨冠博带贱视多年，看今日轮到咱大老粗登台露脸。出场来，横眉瞪眼额突腮一拳汉，河南许州人，祖辈父辈打饼摆摊，姓王名建字光图。王建做盗贼，坐过牢，弟兄排行老八，乡邻叫他“贼王八”。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(847)，属兔。听见童谣唱“兔子上金床”，王建心中窃喜。参军表现很勇，升任都头。闻说长安沦陷，僖宗出逃陕南，他便奔去保驾。得上信任，皇帝玉玺交给他管。南逃到大散关，栈道被敌放火，熊熊燃烧。王建被挟偃卧，冲过烈焰。夜宿山下，僖宗枕王建膝而眠。

不久，长安光复，僖宗返驾。王建入蜀，招募匪类八千，杀闻中杨刺史，自称刺史。

趁势联络别军，合五万之众，欲攻打成都。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恐惧，派军队去德阳北面三十八里的鹿头关阻击。王建破关猛进，拔绵竹，陷汉州，一直打到成都北面十里的射山(今凤凰山)和新繁南面的蚕丛(今大丰镇)。又派义子王宗濬打下成都北面十五里的星宿山寨(在今磨盘山上)，进攻七里亭(今驷马桥)，直接威胁成都。

王建带兵诀窍之一，就是广收义子，他做爸爸。这是从经验中得来的，他自己参军后能爬上去，也是由于拜军容使田令孜做爸爸。军容使全名观军容使，皇帝委派宦官担任，亦即监军，为军中的头号首长。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请田令孜登上西北门城楼喊话，责备王建不该造反。“王建刺光头，跪在西北门桥，喊话回答：“爸爸，官方疑心我，走投无路了。儿给爸爸告辞，让儿做贼去吧。”于是急攻成都。三日不下，王建退驻江州。节度使陈敬瑄向朝廷控告王建造反。朝廷鞭短打不着，只好和稀泥，派人来调解。

唐僖宗文德元年(888)，王建又攻成都。守军出击，“大战三郊”。双方在北郊、东郊、西郊阵地作战。相持两月，守军退取入城。第二年陈敬瑄派眉山刺史史行章带兵五万驻新繁，被王建打垮，俘虏万余人，弃尸四十里。王建反而向朝廷诬告陈敬瑄，并要求朝廷把邛、蜀、黎、雅四个州划给他，让他当永平军节度使。第三年也就是唐昭宗大顺元年(890)，王建困成都，同时招降纳叛，使简、资、嘉、戎、雅、蜀六州一一易帜，归顺于他。这年深秋，王建估计满有把握拿下成都，进而吃掉全川，独立称帝，已不需要利用朝廷特任的最高行政首长韦昭度，便逼他走。韦犹豫不愿走，王就叫士兵捕捉他下面的办事员路保和仆人保禄，大锅煮熟，分而食之。韦昭度哪见过这种章法，赶快移交兵符官印，当天走人。

这一年是公元890年。整整一千年后，1890年，刘湘出生，算是巧合。不过，王建的三郊之战，刘湘的安人之战，都在同一地方打仗，先后辉映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尤可异者，王建困成都，即将吃掉全川，称帝为王，正值四十三岁，刘湘打垮幺叔，即将统一全川，当省主席，也是四十三岁，毋乃太巧合耶？于右任曾叹道：“江山代有英雄出，各苦生民数千年。”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：王建在蜀中发展文化。

责编 李杨 责校 王新英 美编 缪志君 投稿邮箱:2515995171@qq.com